

食色哲学的爱情命题
素食艺术的情爱释放

珍腴记

当当著

·上册·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1247.57
1029
.1

吟使記

上冊

廣東省出版集團
花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珍腴记/当当著.

—广州:花城出版社,2009.10

ISBN: 978-7-5360-5831-6

I. 珍… II. 当…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81830号

总策划: 王满龙 曾思求

责任编辑: 李 谓

技术编辑: 易 平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恒美印务(广州)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毫米) 16开

印 张: 28

字 数: 400,000字

版 次: 2009年10月第1版 2009年1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48.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1247.57

1029

11

吟鞭记

上册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珍腴记/当当著.

—广州：花城出版社，2009.10

ISBN：978-7-5360-5831-6

I. 珍… II. 当…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81830号

总 策 划： 王满龙 曾思求

责任编辑： 李 谓

技术编辑： 易 平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恒美印务（广州）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毫米） 16开

印 张： 28

字 数： 400, 000字

版 次： 2009年10月第1版 2009年1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48.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政乱落空门……	第五页
第二章 下山了前缘……	第三四页
第三章 命中有奇缘……	第五七页
第四章 误作乘龙婿……	第七九页
第五章 斗智且斗勇……	第一零一页
第六章 暗有爱慕心……	第一一二页
第七章 接管新营生……	第一四三页
第八章 勇闯凉州府……	第一六三页
第九章 案后呈心迹……	第一八三页
第十章 辗转入宫去……	第二零三页

第一章 政乱落空门

景和年冬，奇寒。

京都披覆厚雪浓霜。城中楼台殿阁，皆裹素妆。在这寒雪冬日里，玉砌城郭中花木凋敝，鸟兽绝迹，一派枯景。远远近近的人家白瓦青檐，如撒落白帛画轴的斑斑墨点。

御花园里梅林粉妆嫣然。抬眼眺望，恰似光含晓色清天苑，轻逐微风绕御楼。梅林暗香隐若，弘宣帝忍不住伸手折那低枝红梅，用力却碰得枝头一堆雪白纷纷跌落，那身银狐宝裘披风上一肩落雪。梅林旁的玉清池却烟雾缭绕，大雪初晴之下仍未被冰封，那水是地下温泉涌出，形成人间仙境般的天宫瑶池。弘宣帝站在玉清池边，两只小天鹅前后水中蜿蜒而来，用梅枝嬉戏，只是拍翅鸣叫，却不怕人，令人恍惚如置身雾中蓬莱。

太监小福子踏雪而来，吱吱声在弘宣帝身后不远处停下，小福子双膝跪在雪中，作揖拜道：“皇上，奴才已在御书房插好刚摘的新鲜梅枝，室外天寒，皇上龙体金贵，还请回宫暖暖身子要紧。”弘宣帝似未听见，闲闲将那折下的梅花凑近鼻息，仔细闻了闻，嘴角微扬，笑道：“今年冬寒数十年不遇，却让这梅花开得更美了！古诗云：梅花香自苦寒来。说的便是天越冷它越开得欢吧！”说罢，朗朗一笑。

小福子诺诺称是，抬眼看站在玉清池旁边的君王，面如丹玉，眉眼英华，雾气萦绕落梅纷纷中白衣金冠，恍若天神。小福子见弘宣帝并无回意，又不敢妄作言语扰他赏雪观梅的雅兴，只得继续跪在雪地上，白雪荧光刺眼，他任凭寒气沿膝向上攀侵。一时间静默得可听到飘逸的风声、花瓣扑簌簌而落的声音，以及玉清池上天鹅嬉戏的水声。

过了好一会，弘宣帝弃了那梅枝，说道：“小福子，扶朕回御书房吧。”小福子忙应声伸出手去扶弘宣帝，起身时乌褂盖住了微微颤抖的双腿。

在这洁白天地里，一主一仆缓缓而行。

书房内早早焚了龙涎，小福子一掀御书房门帘，便迎来一袭暖暖暗香，麒麟兽香炉嘴飘出丝丝缕缕白烟。弘宣帝进了御书房，坐定案前，翻看起案头那一摞奏折，小福子已然递上一碗热茶，水气袅袅的浅碧茶水中徐徐游着几瓣青色茶叶，



弘宣帝见了剑眉微拧，脸色一沉，威仪摄人：“小福子，你可是忘了朕喝茶的习惯？”

小福子正从雕花枣色木柜里取出一听银壶，媚笑道：“皇上，奴才怎敢忘皇上爱饮干菊泡的新茶呢，奴才这就取干菊来。”

放了两朵干菊，弘宣帝只看了看水中舒展的花瓣，却未饮茶，继续翻看那手中的奏折。小福子拿起铁梢拨了拨炭盆里的火，蓝红火苗如舌舔起，暗光的炭噼噼啪啪地燃烧，火旺了些。

弘宣帝却不知看了多久，尽是一些王爷与大臣两党之间为兵为粮为库银而起的暗中争端，朝中看似太平，实则暗流急湍。弘宣帝放下折子，把案上的茶一饮而尽，仰头靠在椅上，修长凤目紧闭养神。

廊上忽传来急急脚步声。弘宣帝额上青筋兀地跳了跳。

“皇上……皇……皇上……”是丞相顾璠，这年迈老臣颤巍着一路趔趄小跑，几乎跌撞而入，喘息未定地跪拜在弘宣帝案前，“皇上……荣王爷……他带兵把紫荆城围起来了……”

弘宣帝面容肃杀，处乱不惊缓声道：“王爷终是按捺不住了！”

顾璠白须稀落，脸上横流浑浊老泪，他揖手拜道：“皇上，荣王爷事前已将护卫军调遣离城，此刻皇宫已经陷入王爷股掌，还请皇上换上下人便衣，设法离去，老臣愿替皇上在此等候王爷到来。”

一旁候立的小福子听罢亦忙跪下，一副哭腔道：“皇上，请皇上速速离去，奴才愿护圣驾，万死不辞！”

弘宣帝此时却一笑，云淡风轻，如置身事外：“朕哪里也不去，朕要等王爷来。”

顾璠不可置信般仰头看那君王，弘宣帝依然是素日里威仪圣明的帝王，凤目炯炯，澄澈黑亮，英武锐气，并无被反兵扰乱之忧虑，倒是一片清明朗润。然而毕竟反兵已围至城下，若逃恐怕为时已晚，顾璠长叹嗟伤：“盛世安年谋反作乱，实是我社稷之害呀！”

弘宣帝道：“王爷觊觎皇位已久，这场兵变在所难免。”

“皇上，难道你早已明察秋毫？”小福子与那顾璠相视惊讶问道。

弘宣帝却不答，只是道：“小福子，你马上让锦衣卫与关将军速速调遣乔装成百姓的十万大军，擒贼先擒王，拿下荣王爷，他的反兵也就成了降兵。”

小福子抖擻了身子，“是”一声便退出书房小跑而去。

顾璠不禁欣喜过望，连连称道：“圣上英明！圣上英明！”

弘宣帝扶起顾璠，道：“顾爱卿，走，我们也瞧瞧热闹去。”



不待多时，一身戎装的荣王爷与兵将一伙气势汹汹而来。恰与刚出来的弘宣帝与顾璠在宫廊中相遇。

那荣王爷亦是不凡人物，身披貉皮，魁梧威仪，浓眉鹰眼透出腾腾杀气，如是蓄势待发的猛兽。见弘宣帝迎面而来，却也不跪拜，只是桀骜不驯地两手抱拳作揖：“皇上，微臣今日来宫中清理朝中奸恶，扶助贤正，皇上请随微臣前去。”

顾璠手指颤抖着指着荣王爷，厉色道：“王爷大胆，岂有不跪皇上之理？还带兵贸然进宫，这……这……乃谋反犯上之罪！”

荣王爷睥睨群雄般地轻蔑笑道：“本王还以为是谁，原来是老丞相顾大人，怎么，你也来凑热闹？”

顾璠被气得一时语塞。

弘宣帝缓声问道：“不知王爷所指奸恶是谁？”

荣王爷鹰眼如闪寒光的匕首，咧嘴一笑，玩世不恭地答道：“只怕皇上包庇，本王唯有亲自带兵而诛了！”

弘宣帝怒如雄狮，断喝：“大胆荣亲王！你乃一国亲王，本应羽翼王室，却亲自带兵作乱，意图谋反，图危宗社，你可知罪？！”

荣王爷仰天大笑：“本王无罪，如何认罪？皇上怕是糊涂了！”

“荣王爷，糊涂的怕是你吧？”一个朗朗之声背后传来。

荣王爷蓦地转身，赫然看见是威武逼人的关将军，而自己所带将士已被关将军的部下围作困兽，动弹不得。他脸色刷白。

“锦衣卫，拿下王爷护驾！”关将军喝道。

数名锦衣卫嗖地飞身窜到王爷跟前扳住他的臂膊，一柄寒剑已然架在颈边。

一切迅疾得让荣王爷措手不及，荣王爷忽而大笑，戾气满脸，大势如春已逝去，炯炯双眼有火燃烧，胸中难抑新愁旧恨巨浪拍岸，汹汹气势却已然消失，不禁握拳切齿：“哈哈，皇上，你赢了，得到这江山，也得到宁藁的心。我不甘！我不甘啊……”

弘宣帝转过身去，不再看这如平阳困虎、妄图挣扎的王爷，道：“顾大人，这起兵谋反作乱，妄图危害宗庙社稷，将如何治罪？”

“禀皇上，按律，诛九族。”顾璠沉吟片刻，又觉不妥复道，“只是荣王爷乃皇上亲弟，酌情量刑，应是满门抄斩。”

弘宣帝一挥龙袍：“即刻拉到午门斩首，王爷府百余口人，抄满门！”

“是！”关将军众将士把反兵全都押下。荣王爷似伤似疯的大笑回荡不散：“我不甘……我不甘啊……哈哈……”



随即声灭。

廊外，不知何时又簌簌落下鹅毛白雪来。

此时顾璠抖抖官服，跪拜道：“微臣护驾不力，请皇上治罪。”

候立一旁的小福子也忙跪下：“皇上，您受惊了！”

弘宣帝此时却心烦意乱。宁蘖，满门抄斩，满门抄斩，宁蘖……

宁蘖，那是他心口揭不得的朱砂，是闲人勿进的禁地。而现在她却生生横在了眼前。纵然时光逝去，她的影子，只稍随口一提，又从记忆的黄土堆里翻身来到眼前。

原来她一直站在原地，微微含笑地看着自己。

弘宣帝心碎如绞，踉跄着扶住廊柱坐下，小福子与顾璠急上前来扶：“皇上怕是受了风寒，请皇上回宫歇息吧！”却见弘宣帝一脸倦容，灼灼凤目竟溢出悲怆，全不是刚刚那神圣不侵的君王。

“都去吧，让朕独坐一会。”

小福子与顾璠又复说了龙体圣安以保天下的一番话，这才三步两回头地走了。

荣王爷用如此冠冕堂皇的借口带兵进宫，原来是早已处心积虑策划酝酿好的阴谋。宁蘖，若非你当日以性命相抵而求，只怕今日荣王爷早已血洗朝野，令天下大乱了！

那日，百官退朝后，御和殿寂然空旷，祥龙柱和高大的提炉拖下阴影，随日暮西移。

弘宣帝只是疲惫，荣王爷与朝中以丞相为首的大臣早已分作两派，权利倾轧，寻常政务也成为他们明争暗斗的缘由。碍于王爷是自己的胞弟，也难与老臣圆说，弘宣帝便夹于其中，进退两难。

他坐在光影交叠之处，疲累神游中似隐约听见馨软的轻唤。

“弘宣……”

自他登基，他似已忘了自己的名，所有人只称他是“皇上”，帝名却将他搁于高寒之境，连同了自己的胞弟，亦难心心相通。而弘宣这名，只是少年时宁蘖最爱这般唤他，声声柔腻，那浓情流蜜的双眼便含笑看他，颊边梨涡香浅，恰似一树桃花纷繁至极。

而一切自荣宣娶宁蘖后戛然而止。

“皇上……”

宁蘖，是不是因为我如此想念你，所以连你的声音也可遥遥踏水而来，峰回路转，最终抵达我这金碧却冷清的皇宫？



“皇上……”

宁藁，你可是感知了朕的思念么？

弘宣帝轻叹一声，疲惫地睁开双眼。而此刻眼前跪着的，不是宁藁是谁？

落日金尘里，疑似梦境里周游，但宁藁却如此真切，罗衣叠雪，宝髻堆云，秋眸含泪，杏脸苍白，单薄身躯簌簌而抖。弘宣帝胸中抑郁如抛九霄，飞身奔去，扶起殿下跪拜的宁藁，只是细看，看了又看，看不够似的。

宁藁却在这深情的凝视里滴下泪来：“皇上，宁藁今日待百官退朝后才敢来见皇上，只是为求皇上一件事。”

弘宣帝胸中隐痛，她的一声“皇上”便将两人隔自天涯，他是至高无上的帝，而她，只是臣，甚至连臣都算不上。

弘宣帝幽幽道：“宁藁，久未见你，竟然这般憔悴了，是不是，荣宣待你不好？”

宁藁咬唇，始终只是福着身子，道：“荣王爷待我甚好，皇上，今日宁藁若非迫不得已，不敢贸然面圣，只是宁藁求皇上……”声声呜咽，竟难言辞。

弘宣帝急急问：“宁藁，你所求何事？朕答应你便是。”

宁藁的脸荏弱美丽，隐在黑暗中，昔日那炫目的光彩，如今成了桃花逐流水，东逝去。

“皇上……如果有一天，荣王爷犯下滔天大罪，宁藁……宁藁愿以自己的性命换得小女凝惜的生，只求皇上答应宁藁……皇上，凝惜如今才三个月大啊……”

“她，还未学会叫一声娘，那么小……那么小，小到抱着只是那么一点点……”宁藁双臂如搂爱女。那娇弱的婴孩，无瑕的双眼一定承袭了宁藁的灵动与美。但因为身为荣宣之女，即便再小，父罪也必得同担。一念及此，宁藁胸口怦怦欲裂，锥心疼痛，她的小女儿只是顶着王爷之女的盛名，却不过是滩涂之鱼。自荣王爷有所异样，她便预知了逆天而行的下场，只是可怜了这婴儿，无辜涉及而受牵连。

宁藁跪跌在弘宣帝脚下，声哀如泣：“皇上，宁藁知道这是过分的请求，但请皇上格外开恩，赐小女凝惜一条生路，送她远走天涯，远离皇室。皇上之恩，宁藁无以为报，只有一死来为小女谢罪！”

弘宣帝只是怔忡，却已明白她的憔悴、她的泪。那欲说还休里的挣扎，他都懂得了。

如果不是事牵诛灭满门的罪行，又从何说到荣宣与宁藁刚生的幼女。宁藁良苦用心思量片刻便可昭然。

弘宣帝心如铅灌，郑重点头道：“宁藁，我答应你……”



而那最后泪眼相视，目光交接，是此时无声胜有声，烦扰世事皆退隐天边，如两人最初相视时那含羞的蝶飞花舞。

令弘宣帝万没想到的是，那一面，是自宁蕓嫁荣宣后的第一面，也是他与她在这尘世中的最后一面。自此天人永隔。

噩耗传入宫中，皇宫上下无不震惊，谁都不知宁蕓服毒自尽的真正原因，但她只要弘宣帝懂得，也便够了。

她终是去了，永远地离开，以死来兑现自己的诺言。

宁蕓，今日境况，你是早已预料到了吧。安息吧，答应你的，我一定办到。

雪，仍旧碎屑般扬了一天，淹没这冰冷的皇宫。寒气蔓延如毒藤，弘宣帝起身，未走远随时候命的小福子忙不迭地前来扶住。

“小福子，你拿朕的令牌，去往荣王府，把荣王爷与宁蕓之女凝惜送走，送到哪里都行……切勿将此事外泄。”弘宣帝的声音慵慵懒懒的，像是因用尽全力下了最重要决定而虚脱。

小福子仍为刚才荣王爷的谋反被午门斩首而心有余悸，小心翼翼地拿了弘宣帝递来的令牌，道了声是便忙奔赴王爷府。

自此，那一段潦草情仇与这夜色萧萧而落。

日暮飞霞，城外远山隐约飘来遥遥钟声，回荡于群山之间。时值腊月，翠木成冰株，古树虬枝挂满冰凌雪花，溪河皆冻，鸦雀避冬，山林更显空寂，烟霞却如美人腮边的胭脂渲染长空。迢迢而望，暮雾锁峰中坐落着一间幽僻寺院，恍若世外仙境。

那便是静安寺。

千级台阶覆盖白霜，一个蓝袍小尼正在院中静静打扫积雪，刷刷沙沙，冷寂中尤显寥落，却似耳闻婴儿微弱啼哭，静立听辨，只有山风呜呜泣咽。这天寒深山怎会有婴儿？疑是听错，又复低头清扫。

婴儿哭泣声又断续传来。小尼这次听得真切，情急之下来不及放笤帚便跑出去。打开院门，赫然见门口积雪处有零乱脚印，地上并无一物，确实有外人来过，而婴儿哭声此时传得更加凄切。

小尼循声而去，拐进寺院旁的树林，果然见林中有人。小尼悄声靠近，见那人衣裳打有补丁，瘦弱佝身，尖嘴猴腮，地上放着一捆柴禾和一个锦缎包裹着的婴儿。那人正在婴儿包袱中摸索着什么，看样子分明是樵夫，却如何有这婴儿？小尼也不顾这么多，拿着笤帚大声喝道：“什么人？！”



那樵夫吓得跌坐在地，慌乱不已，见是一个小尼姑，遂涎笑道：“小尼姑，你吆喝……喝喝什么呀？吓……吓吓得死人！”

樵夫口吃，那模样却是鬼鬼祟祟，看来也不似正经人物。小尼姑举起手中笤帚，一脸怒容，仍高声喝道：“你是什么人？！为何在这里鬼鬼祟祟？！”

樵夫手中拿着什么东西，往自己破袄里塞去，一边拿了那捆柴禾一边道：“没……没鬼鬼祟祟，这有个……有个小孩儿被人……人放放在这……嘿嘿……我来看看，只是看看……”说罢，就想逃之夭夭。

小尼姑拦住樵夫去路：“哪里走？！你拿了什么东西？”

樵夫摊了摊枯瘦两手，三角眼瞪大，底气不足道：“我没拿什么……小尼姑，出家人与……与人为善……你懂不懂啊？”

小尼姑冷笑一声，笤帚一下打在雪地上，撩起雪尘，樵夫连连退后。小尼姑逼他道：“你真没拿什么东西？那你翻那婴儿包袱做什么？！”

樵夫打算至死抵赖：“含血……喷人！我我就只是看看……看看，什么也……没拿没拿！”

这时，地上那婴儿动了动，小脸皱起，哭了起来，嗓音却已经嘶哑，有气无力，大寒雪地里，恐怕已冻得够呛。小尼姑着急想着那婴儿安危，却不知樵夫偷了婴儿身上什么物品，举起笤帚作势又要打下，道：“我看你那样子就不是什么好人！分明是个盗贼！”

樵夫一听气得跳起：“小尼姑，话说清楚……清楚，谁是盗贼？”

这时，不远处有人说道：“是什么人在这里高声吵嚷？”却见站着的是蓝袍善目的老尼。

小尼姑一回头，是自己师傅，便跑去，说道：“师傅，寺外有个弃婴，这樵夫不知偷了婴儿包里什么东西。”

樵夫听了，气歪了脸，继续嚷道：“胡说……胡说八道！我路过此地……看看看到有个婴儿，就停下来来……看看，什么什么也没偷！”

老尼姑走近，双手合掌，念道：“阿弥陀佛，善哉善哉。”说罢忙抱起地上婴儿，却见婴儿小脸冻得紫红，忙道：“慧心，快将婴儿抱回寺院，人命关天！”

小尼姑听罢忙扔了笤帚抱起婴儿，一回头，那樵夫身影已趁机逃远。

小尼姑慧心急忙道：“哎，师傅，那樵夫逃走了。”

老尼又合掌，缓声道：“由他去吧，救人要紧。”

静安寺倒是宽敞。只是冬天，上香的人本来就少，此时尤显得空落，却依然弥漫着寺院特有的冷香。



寺后有两三棵梅树，荆榛篱落，殿宇两廊，满地青砖敷覆雪霜。大殿内供奉着垂目含笑金菩萨。那金身巨大无比，看起来屋梁似乎是被那菩萨给撑起来的。锦幡半挂，被烟火熏得半黑，两侧是神态各异的十八罗汉，怒目憨态各有不同，供炉中焚后的香烬摇摇欲坠，案桌上鲜桃瓜果等贡品整齐排放。只是大冬里哪还有些瓜果呢，细看，原是些上了颜色的面团罢了。

廊上急急走着的正是那唤作慧心的小尼，她端着半铜盆热水小跑，清爽面容上倒渗出热汗。

跑到内堂屋掀帘而入，里面人却不少，师姐师妹围着师傅，逗师傅怀中那婴儿。

婴儿许是刚刚哭累了，竟打了个呵欠，咂咂小嘴，红通通的小脸蛋隐约有酒窝，小鼻子红红的，大眼睛却乌黑水亮，仿佛黑葡萄般晶莹欲滴。她早已停止哭喊，双眼滴溜溜看着陌生的众人。

师傅微笑看着那婴儿，眉宇间竟有慈爱母性对自己幼儿才有的喜爱之情，眼角细纹丛生里开出一朵菊花。

慧心将热水放好，水帕浸在热水中捞起拧干。师傅接了过去，轻轻地擦拭那吹弹欲破的小脸蛋。婴儿扭来扭去，嘴一扁，又想哭起来。师傅忙抱着轻摇起来，嘴里轻哼着：“小乖乖，不要哭，不要闹……”

围着看的尼姑年纪不一，大大小小，竟有七八个，一律都是素衣或是蓝袍，她们轻声交耳。

“好可爱啊！”

“真可怜，这么小就被父母抛弃了。”

“我们有新玩伴了，呵呵。”

师傅抱着那婴儿摇了摇，见那婴儿不哭了，对那围观的尼姑唤道：“妙心，妙心呢？让她熬些烂粥，这孩子怕是一天没吃东西了，可饿坏了。”

话音刚落，帘子掀开，却是一个胖胖的七、八岁小尼姑满头大汗端着一青瓷碗进来，一边口里大声嚷道：“师傅，我来了。这粥我早上熬了准备给大伙吃的呢。”

一旁的尼姑们齐齐朝她做“嘘”的手势，妙心这才觉得嗓门不知不觉又高了，缩了缩脖子，胖脸上嘿嘿一笑。

将那碗热粥端过去，师傅用小银匙盛了一匙热粥，轻轻放在唇边吹凉，婴儿却转头看那个刚大声嚷嚷的妙心。妙心见她水灵的大眼睛直看着自己，便对她做起鬼脸来。婴儿看得一愣一愣，妙心越发做得带劲，吐舌头、翻白眼、扯嘴角。婴儿看着看着竟哧哧笑了起来，见她笑，大伙也笑起来，十五岁的慧心却一拍那调皮的妙



心，说道：“去去，让孩子吃饱了再玩，她饿坏了找你！”

妙心一听，鬼脸立即塌了下去。

吃掉了小半碗热粥，婴儿困意袭来，打了几个呵欠眼皮便重地合上，众人未敢言笑，都只是静静看她安睡，看她纤长的睫毛投落如羽翼般的阴影，看她还带有芬芳乳香的安静脸蛋，真真是纯净的美玉明珠。许是梦到了什么，婴儿红扑粉嫩的小脸竟浮起笑意，如是那一瞬天暖百花开，馨香染得一室皆春。

师傅轻放下婴儿，为她盖上棉被，便让小尼们出去了，屋里只余下慧心与师傅。

师傅坐在椅上，手里捻着佛珠，缓缓道：“这个女孩儿眉清目秀，且用普通人家所没有的绫罗绸缎包裹着的，我看她不是一般人家里的孩子，可惜福薄，才几个月大便被弃之荒郊，也是与我佛门有缘，静安寺便留下她吧。好歹让这可怜的孩子有个容身之处。”

慧心侧身而立，看了看师傅，师傅干净素长眼眸里似有悲悯之意，温玉面庞在屋内阴暗中却灼灼夺目，这般眼熟。慧心仔细一想，原是殿中的菩萨，辰光回现，师傅双手合十，真成了眉目如无尘天地的那座金身。

“给她取个法号，叫念慈吧。”师傅静默许久道。

慧心喃喃念诵：“念慈……念慈……嗯，真是好名字！”

“念慈？哇呜，我有师妹了！我有师妹了！她叫念慈……”饭桌上，妙心一听慧心的话便放了饭碗在位置上手舞足蹈。一颗饭粒仍粘在嘴角，她兴奋得按耐不住又高声嚷嚷起来。

慧心皱眉道：“妙心，刚才不是说肚子饿扁了么？才吃了多少碗饭，就有这么大力气大嚷大叫了？”

妙心扰扰后脑勺：“嗯，慧心师姐，我吃了一碗半，才把说话的力气给补回来了。”

桌上众师姐呵呵哈哈笑起来。众人打趣道：“妙心，再吃，你就成了胖心了！”

妙心虽只有八岁，却因体胖，圆乎乎如同十二岁小孩那般大。她满不在乎：“胖心也好听啊，我爱听！”

师傅也忍俊不禁，却道：“好好吃饭吧，妙心，你以后就多帮师姐带着念慈。”

妙心一听又鸣啦欢呼起来。

饭后，师姐们忙收拾清扫，师傅也去佛堂诵读经文。



妙心看四下无人，悄悄溜进屋内，念慈已醒，在嗯嗯哼哼地扭来扭去。妙心一屁股坐在炕上，趴在念慈身边，胖手指拨了拨她蔷薇般脸颊，细声细气道：“小念慈，叫妙心师姐哈，妙心师姐陪你玩咯。”

却不想念慈嘴巴哑哑，眼睛红了，哼哼哭起来。妙心慌了手脚，轻轻拍她：“小念慈不哭，不哭，你难道又饿了？还是渴了？”说着，妙心蹦下炕，抓起案桌上的瓷壶倒了半杯水，小心翼翼端到念慈面前，俨然是个小额娘般。她抱起念慈，把水送她小嘴边，念慈却不领情，别过头去，继续哭。妙心手足无措：“哎，不喝水啊，那是要干吗呀？想妈妈了哦？念慈不想，妙心就是念慈的小妈妈啊，念慈不哭好不好？”

妙心抱起襁褓中粉嫩柔弱的婴儿，摇摇晃晃，婴儿果然不哭了，却一把把自己的小拳头塞进嘴里咂巴着。妙心摇着摇着便觉得累，便把念慈放回炕上，自己也躺着，用小胖手拍拍念慈，嘴里还哼哼那自编的一支歌：“太阳像饼甜香香，妙心不偷吃来做饭忙，熬粥香香念慈吃，吃饱肚肚睡香香，睡香香……睡香香……香……”

“妙心，妙心……”慧心四处找妙心，却不见那调皮身影，一脚踏进屋里，才见妙心躺在念慈的炕上呼呼大睡，而念慈却一双黑溜溜眼睛四下张望。

慧心忍不住“噗”地笑出来。

静安寺虽离京城不远，却如是深居世外仙山般。春有百花遍撒郊野，蝶莺纷纷出谷。夏至有雨声滴答，雨气缭绕，从山上往下望，烟波云雾时有时无。秋时有满山嫣红，如打翻了彩墨般，枫叶、黄果、疏林、幽曲小径，偶有牧童赶牛，或是吹响牧笛，时不时抬头望那万里碧空，雁行阵阵，诗笺般列在长天。冬日则白雪皑皑，琼枝玉树，寒风过处可听得屋檐窗下竹马叮叮。这正是山中一日，世上千年，那般神仙居住的地方，任那流年偷换人间也不自知，如是手掬一瓢韶光，不饮而醉，且一醉便是千年。

便是这恍如弹指一挥间，六年春夏寒暑一晃而过。

菜园新蔬长成，红椒、绿豆、黄瓜，园内一派喜人。

妙心攀了竹篱，欠着身子伸手摘那只肥长的瓜，毕竟身体长得快，饭量自是有增无减，不想纤细的竹篱根本无法负担那体重，妙心失重，“哎哟”一声便摔倒在泥里。

已六岁的念慈回头见了，放下怀里的一把夹豆，忙小跑过去扶那妙心：“妙心师姐，念慈来救你。”

妙心一身蓝袍沾了土，自己爬起来，嘿嘿一笑：“念慈真乖，回头妙心师姐赏

